

北京冬奥倒计时 20 天

■ 队列滑冰表演 (高宇辰摄)



上海花滑裁判刘雨晴——

昔日教科书少女 如今冬奥技术官



天早上4点钟起床去训练,几乎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往返京沪之间和飞扬冰上运动中心里。”

如此一滑就滑了10多年,“从零基础到业余队再到成为花样滑冰国家二级运动员。自己也没想到能坚持这么久,现在回头看看感觉还是挺疯狂的,坚持做一件事情真的不容易。”2015年,刘雨晴代表上海参加了在新疆举行的全国冬运会,京沪间的往返到了2017年,变得更为简单——来到江南求学,刘雨晴成了一名“新上海人”。

成功转型

因伤转项,从单人滑转战花滑队列滑,刘雨晴的花滑运动生涯在上海也发生了改变。2016年,她所在的C-star队在国际滑联上海超级杯花样滑冰队列滑大奖赛中进行了现场表演。“那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正式的队列滑比赛,能和队友们进行现场表演,内心超级满足。其实花滑队列滑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当一支队伍站在冰面上时,每个人都会在心里相互支持,会感觉到更踏实,这也是我喜欢队列滑的原因。”

“高考后,一次机缘巧合,我的上海教练陈晓飞要组建队列滑,我就借着这个机会,做一名兼职教练,从本科开始,周末就会来上海教学,后来,慢慢地考取了一些资格证,也会当花滑裁判,从事教练的相关工作。”刘雨晴告诉记者,教练的喜爱和极力推荐,让她成功转型并成为花滑裁判员。

与运动员相比,刘雨晴觉得当裁判员的体会是截然不同的,“有时候也会与

运动员感同身受,更重要的是,对自己当年滑冰经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,对自己的审视变得更加全面。”

大一时,刘雨晴在学校里开设了一门“花样滑冰鉴赏选修课”,为校园里之花滑爱好者讲解并展示其中的奥妙,让更多人能与花样滑冰亲密接触,感受其中的乐趣。如今,她创办的“冰友学生社团”吸纳了上百名中外学生加入,来自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云南等南方省份的同学在这里首次“触冰”,更有澳大利亚、英国、韩国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因为她而爱上花滑,玩转花滑。

冬奥时间

从个人滑到队列滑,从运动员到教练员,刘雨晴是多面人才。过去几年,她投身花滑运动推广,曾担任赛事宣告、央视直播助理等。一个月前,刘雨晴接到通知,成为北京冬奥会花滑技术官员。

有趣的是,刘雨晴关于北京冬奥的最初回忆,也发生在上海。2015年7月31日,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。消息传来时,刘雨晴正在上海,“那是个非常炎热的下午,我正在浦东喝咖啡休息。听到的一瞬间,心头比天气更热。”从那时起,刘雨晴就暗自许下心愿,希望能为北京冬奥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。

即将进入冬奥时间,重回儿时花滑梦想开始的地方首都体育馆,刘雨晴说:“花滑不仅是竞技运动,它更像是一场演出,选手要在赛场上表现自己,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运动员更好地在赛场上表现自己。我们也是冬奥的一分子。”

本报记者 厉苒苒

花滑配乐『卧虎藏龙』

20天后,北京冬奥会就将开幕。作为冰雪项目中的大热门,花样滑冰拥有众多粉丝。采访包括刘雨晴在内的多位花滑高手,今天我们来上一节花样滑冰里的音乐课。

音乐 从无到有 热门撞车

看花滑,“灵魂”是什么?很多人说是音乐吧。但你知道吗?最初的花样滑冰比赛,是没有配乐的。直到1932年的冬奥会上,花样滑冰才出现配乐。有趣的是,当时配乐的形式是乐队在冰面上现场LIVE演奏,选手不能自己选择曲目,由乐队从头到尾循环演奏同一支曲子。一直到2014年,花滑配乐的选择要求,都是“不能出现歌词”,只能选择纯音乐。直到近年来,对于音乐的要求才逐渐变得宽松。

花滑运动员的选曲,其实并非任意为之,需要与个人风格和动作编排相符合。因此,经典音乐剧的经典选段、古典乐以及经典影视剧的配乐最常被使用——这些音乐的观众接受度高、熟悉度高、故事感强,符合花滑需要在极短时间内演绎故事的要求。

花滑圈有一句顺口溜:“歌魅遍地走,罗朱满天飞,卡门假面一堆堆。”这几年,歌剧选段被广泛运用。不过,纵观历届花滑赛事,法国作曲家乔治·比才1874年创作的歌剧《卡门》,因为音乐强烈、故事色彩好,可截取片段多,成为花滑选手最喜欢的曲目。仅2018-2019赛季,就有女单扎吉托娃、男单科尔亚达、科夫顿三位俄罗斯选手同时选用了《卡门》。

虽然《卡门》是花滑选手们选择的最热门的曲目,但是要论选手们撞曲最“惨烈”的一次,却不是《卡门》,而是另一首热门曲目《歌剧魅影》。2014-2015赛季的男单比赛中,有多位选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《歌剧魅影》,而且,基本都把这首作为自己的自由滑曲目,这直接导致该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和世锦赛的男单自由滑比赛中,出现了《歌魅》循环播放的情况。有冰迷戏言,撞曲不可怕,谁的表现不好谁尴尬。

特色 百花齐放 国风也可

虽然花样滑冰是起源于欧洲的冰上艺术运动,但发展到近年,越来越多的选手在选曲中加入本国特色,渴望借此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,赢下高分。

1995年,中国选手陈露在世锦赛中选择了电影《末代皇帝》的选段作为自由滑曲目,节目中编排了“主题乐”和“雨”等原声乐的著名选段。坂本龙一作曲的音乐,经过精心编排,一袭红衣的陈露完美演绎,为中国夺得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块花滑女单世锦赛金牌。

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近些年来,中国花滑选手的选曲,都在有意识选择一些国风作品——《梁祝》《卧虎藏龙》《一剪梅》,甚至《黄河大合唱》……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出现在中国选手以及华裔选手、亚洲选手的节目中。

相比欧美选手,亚洲选手采用“民族”类选曲更能体现特色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羽生结弦的称霸之作《SEIMEI》(阴阳师晴明)。竹林御风、隔海见山……化身阴阳师的羽生仿佛生出羽翼,舞出一曲东瀛之歌。

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选手突破花滑选曲固有的“热门排行榜”,他们不断发现、创造着更新的表达方式。归根结底,花滑的选曲,热门也意味着“审美疲劳”。选择最契合自己个性的音乐辅佐成熟的技术动作,才能创作出值得自豪的作品。

本报记者 厉苒苒

花滑候鸟

“6岁那年,有一回跟妈妈逛商场时看到很多孩子在练习花样滑冰,她们穿的滑冰衣服很好看,而且滑起来动作很漂亮,我就拉着妈妈的手说我也想滑,就这样开始了我的花滑之路。”1999年出生的刘雨晴,目前就读于位于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,是一名全日制的英语专业研究生。早在高中时,她就曾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小学冰雪运动丛书》中的示范员(见下图),拍摄过“花样滑冰动作示范”——说她的花滑表演是教科书般精准、优美毫不为过。

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妞,刘雨晴却对上海无比熟悉。缘分始于曾经对花滑技术的钻研,2012年起就跟随心仪的教练来上海练习,刘雨晴坦言自己十二三岁时,几乎所有的假期都待在上海。犹如花滑候鸟一般,“那段日子,每



■ 日本花滑选手羽生结弦 高宇辰 摄